

書叢識知民國

錄鴻哀地戰



行印社版出民

國民知識叢書

第一輯

中日貨幣戰
日本吊在中國的弦上
飛躍中的西南建設
中國土地政策
蘇聯新建設
革命之路
外人心目中之中日戰局
經濟游擊戰
戰地哀鴻錄
國際政局動向

每冊實價

三角五分
二角五分
四角
五角
三角
三角五分
三角
三角五分
四角五分

(在印刷中)

國民知識叢書第一輯

戰地哀鴻錄

實價四角五分

版權所有

編輯者 金華響古井 國民出版社

發行者 國民出版社

印刷者 金華塔下寺 東南日報第二印刷廠

總發行所 國民出版社

經售處 各地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三版

國民知識叢書叙

本叢書旨在宣揚三民主義，灌輸各科常識，綜述戰時動態，分析國際形勢，藉以弼成國民之正確思想，而充實其精神生活。凡與抗戰建國，暨國民日常生活有關諸問題，概在編述之列。其取材以各地期刊報章刊載之論文或記事為主，間亦擷採專著，或由同人自撰。甄選篇什，其原文不必全錄者，則加以刪節，以省篇幅。各篇出處，均儘可能於文末註明，用備查考。叢書合十冊爲一輯，每輯內容，務求適合於一般國民閱讀，並以足資理解當前時事問題者爲中心，旁及討論實際問題之專題。至當代重要文獻，可儲爲史料者，間亦輯爲專冊，用備國民之參考焉。

前言

本書包括十四篇有血有淚的故事：自臨沂老太婆至井屹塔的血，共三篇，都是我戰區民衆在敵人侵略之下慷慨犧牲、奮不顧身的事實，爲此次民族戰史，生色不少；自在死神的黑影下至仇恨共六篇，都是我戰區民衆在敵人侵略之下輾轉流離，生離死別的記載，其中避難記、山寺歷險記、仇恨三篇，且係作者親身經歷；自一封血淚寫成的信至黃牛共五篇，都是我戰區善良民衆受敵擄取、姦淫、屠戮、甚至徵調他們，強迫他們使向祖國作戰的慘史。

回憶自抗戰迄今二年餘，戰線延長至五六千公里，淪陷戰區同胞不下一萬萬人；以敵人之瘋狂殘酷，我戰地同胞之所遭遇，實尙有比這裏更淒慘十倍、百倍的，這是後方同胞讀本書的所應當立下一個「披髮纓冠而往救之」的決心的。同時我們看了戰區裏自六十多歲的老太婆以至十三四歲的小孩子，都不會爲敵利用，更可斷定敵人「以戰養戰」「以華制華」等毒計的決無效果。

本書取材，因爲避免了一般戰地報告的單調與公式化，所以每一篇都能叫讀者下同情之淚，發敵愾之心，實在是戰時絕好的宣傳材料與文藝讀物。

戰地哀鴻錄目次

前言

一	臨沂老太婆
二	廈門三童
三	井屹塔的血
四	在死神的黑影下
五	避難記
六	山寺歷險記
七	丐婦
八	被拯救的靈魂
九	仇恨
十	一封血淚寫成的信

俞遠	雨田	草明	鍾望陽	張煥白	達祖	曹白	蕭英	陳嘉會	鯤
48	42	31	27	24	17	11	6	4	1

頁數

十一 血的十字架

十二 三十多人的二羣

十三 余家村的故事

十四 黃牛

白雪

舒羣

黃育宇

陳駿

|

|

|

|

50

57

61

70

|

|

|

|

一 臨沂的老太婆

鯤

老太婆鼓着最後的勇氣走到旅部門口附近的地方，脚步停住了，她有些猶豫。自言自語地轉了一個圈子，終於歪着兩隻腳直走到守衛兵的面前。

「不要進去——你做什麼？」

「我——我走了三十多里才找到這裏來的，唉！」她說了這話就想走進去，衛兵把她攔住了。

「你找誰呀，老奶奶？」

「我有話說，我找官長。」

雖說是官長們也常和老百姓直接談話，可是這老太婆——看去快六十歲了；穿着堆滿了灰沙的藍布衣服，皺紋的臉乾瘦得那麼可怕，衰弱的兩隻眼顯出非常急躁的強光——她有什麼事要見官長呢？

「找官長，有什麼事對我說吧！」

「那不行，老總！我走了三十多里才找到這裏來呀！——唉，我反正是不想活了」。她急得轉了兩個圈子，又想衝進去。

「你籃子裏是什麼？」另外有一個弟兄走過來，帶着點警覺心檢查她的籃子，那裏面半籃子雞蛋，幾條黃瓜，沒有別的。

「你送雞蛋給官長吃；可是的？」

「不是，老總！這是鬼子叫我買的——你們不要攔我呀，我要見官長，我走了三十多里路才找到這

裏的……」她又是那兩句話。至於爲什麼替鬼子買雞蛋，從那裏來的，她始終不說。糾纏了好久，士兵們感到有些嚴重，終於把她帶到團長面前。

官長們正在爲了攻打臨沂打不下來焦急着。敵人的炮一天可以發一千多發，我們的隊伍開不上去。他子彈沒有耗完，我們怎麼也打不進城。他在死守着等待援軍。我們的另外的部隊在臨沂西面和敵人援軍鏖戰，這邊必須在我軍阻止敵人援軍的時期中攻下城來。城外的敵軍陣地都被我們的炮打燬了。可是他城裏所存的炮彈像是十分充足。

老太婆是從臨沂城裏來的。她的兒子被敵人強迫着運彈藥，在火線上被我們自己的炮彈打死了。媳婦和一個十二歲的女兒，她親眼看着受輪姦；女兒當時死了；媳婦兩隻奶割下來，把人丟到河裏去，剩下惟一的一個孫子，五歲。

一條孤獨的老命，帶着孫兒住到關帝廟邊別一個老太婆家裏；她們準備着自己終於消失在我們攻城

的炮彈底下。日本兵所守的臨沂城裏白天夜裏都有我們的炮彈打進去。可是她昏暗的老眼慢慢注意到一件事上了。日本軍隊白天夜裏都到那關帝廟裏面抬東西，大木箱，小木箱。城外攻打得越緊，他們抬運得越忙。有一天，老太婆對這些沉重的物件突然發生了理解，她垂死的心中意外地燃燒起一種新的火燄來。

「怎麼樣才能出得城呢？」她一夜沒有合眼。

過了兩天，兩個日本兵抓了三個老頭子兩個老太婆，給了些錢，派他們溜出城去買青菜，雞和雞蛋。交通斷絕的城裏找不出這些東西來吃。

老太婆提了籃子走出城來，一聲不響地和同行的老人們分了手。

她對團長報告完了之後，堅執地要趕回城裏去；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她惟一的一個小孫兒。夜晚，我們的砲彈對準了一個最有效的目標，關帝廟發出爆炸的巨響，城裏燒得半天紅。第二天上午我們的軍隊進了城，城裏看不見一個中國人活着。關帝廟前後左右都成了焦土。團長立在一堆瓦礫邊低着頭想什麼。

這是李德鄰先生講給我聽的。

臨沂老太婆

左江

長河白日落，東海陣雲昏，何來白髮嫗，倉皇叩轅門，鶉衣懸百結，兩眼枯無神，獨攜一籃菜，堅欲謁將軍，將軍命嫗入，老嫗含淚陳，自言：一家臨沂，有子能耕耘，三餐具兩簋，一飽百不聞，何意鬼子來，廬舍爲灰塵，丁男槍下死，女媳姦喪身，伶仃寄關廟，憔悴撫孤孫，自從半月來，覓食益艱辛，砲聲亙日夜，烽火徧郊圍，却見關廟後，大箱積如墳，役夫互耶許，出入何紛紜，心知是敵彈，欲告苦無因，今朝漢奸至，命我快下村，謂是鬼子意，買菜供饗殮，長途來報道，所願幸已申，便須返城去，顧視無母孫，老嫗去已久，新月上屋角，將軍隨下令，砲指關廟發，中宵大火起，一夕堅城拔，却來覓關廟，內外無完桷，頽垣壓斷脰，殘骸燒枯骨，徘徊獨搔首，觸景雙淚落。

二 廈門三童

陳嘉會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四日，竊據廈門之寇，集偽立十小學學生於旭羸書院，慶祝兒童節，寇海軍司令宮田，領事內田，特務機關長澤忠信，偽維持會指導官佐籐攜玩具餅餌赴會演講，以慶祝兒童節與中日親善命題，令作文，多交白卷。有周智慧、紀和亭、楊泰龍三童者，年十三四，一童書慶祝兒童節，打倒日本鬼；二童書還我河山，驅逐倭寇。寇酋大怒，綁赴司令部，三童沿途大呼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聞者感動。余爲之痛焉，作三童行。（據四月八日桂林掃蕩報福州電）

二十八年兒童節，倭寇據廈恣懽悅，詭言保護誘兒童，畜頭人鳴納交結。旭羸書院爲會場，豺狼虎豹一齊列，妖狐鬼車居上頭，兩旁坐者皆奸孽。可憐千百小兒童，地域淪陷骨屬絕，忍尤含垢作學生，待死須臾湯沃雪。敵酋裝出假惺惺，中日親善翻兩舌，恩物菓子（倭謂兒童玩具爲恩物，點心爲菓子。）紛雜陳，勸降倭國須早決。命題作文試衷曲，羣兒語塞不敢泄，中有三童周紀楊，謂秉正義要直說。前年寇軍入蘇浙，劫去兒童滿車轍，後來又陷京與皖，兒童腹剖頭兩截。殘殺幼弱無人道，直欲滅種在一瞥：今寇戰鬥力已盡，又想速和弄假訣。不死終當爲國羞，不說不使寇胆裂，永別城南錦繡兒，要作汪童忠魂烈。一童大書打倭鬼，二童大書倭寇滅，打倭滅倭死不休，還我河山願流血。寇酋一見雙目眙，恨煞兒童筆如鐵，始知中國尚有人，兒童難欺徒狡譎。三童就縛魂不驚，沿途大呼義聲徹，上言擁護委員長，下言擁護國府熱。觀衆悽愴淚暗吞，天昏地黑營門闕。從此兒童消息無，潮聲日夜悲鳴咽。金門島，鼓浪嶼，毓此三童成三傑，愛國捐軀在小童，人間丈夫應愧劣。君不見，石敬瑭，引胡入寇蒙不

潔；又不見張邦昌，賣國求榮終蹉跎：救國無分老壯少，視此廈門三童我心折。

編者按：二十八年四月四日，廈敵在旭嵐書院舉行兒童節，召集偽市立十小學學生參加，由敵海軍司令宮田、領事內田、特務機關長澤忠信、偽維持會指導官佐藤，帶大批玩具餅餌，到會分給，演說，並出「慶祝兒童節與中日親善」題命作文，多數均交白卷，中有周智慧、紀和亭、楊春龍三人，年僅十三四：一作「慶祝兒童節要打倒日本鬼」，兩寫「還我山河驅逐倭寇」於卷。敵酋觀後，大怒，令綁回司令部。該三小孩沿途復大呼：「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不已，聞者皆為感動。陳嘉會先生為作廈門三童行並序。教育部據以呈請行政院轉呈國民政府，明令褒揚，並通令全國各中小學從事宣傳，以為精神總動員之示範焉。

三 井屹塔的血

蕭英

距吉縣西北六七里外的一個山頭，散佈着好些土窖和房屋，幾株光禿禿的老樹隨着西風飄搖，一隻黑狗懶洋洋地躺在太陽下……

這是井屹塔村。

由村莊環視四周，四周的山頭都是被開墾了的田莊，每年春天，村民在那裏播下了糜子、麥子和玉米的種子；秋天一到，滿山飄蕩着糜子芬芳的氣息，一片金黃。二十多年來，每年都是一樣。這兒沒有什麼變故，也沒有戰爭。雖然村民仍舊保有着那副平板的臉孔，可是他們實實在在生活在平靜中。

然而突然有一天，一個驚人的消息，從縣城裏傳到井屹塔村來，『東洋鬼子進兵中國，現在正在攻省城哩！』雖然他們會因此有過一個短時間的驚慌與憂慮，可是很快就平靜下去……

以後接連傳來了很多可怕的殘殺的事實，如：太原附近的一個村莊裏有一家人家共男女七口，可憐他們還未跑出家門，敵人就來了，結果全家慘遭殺戮。另外還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兒送他的孫女到外婆家去，不幸路上遇了幾個日寇，被抓着就輪姦，老頭兒跪下哀求，反被殺害了，那幾個『野獸』洩了獸慾以後，就在少婦陰部插進一把刀，揚揚而去……

這些慘痛的傳說，同樣在他們質樸的意識中發生了作用，他們開始認識了敵人，開始種下了仇恨的種子。

可是有一樣事實却是他們沒有想到的，就是在這短短的歲月中，敵人會兩度來蹂躪吉縣，第一次是

太原陷落後的第四月，當時敵人殺了許多他們認識的居民，搶去了許多的財物，一直使他們在山溝裏困了一個多月，最後等守軍把敵人擊退了，才重回村莊，重見春風飄蕩，的青天白日！

第二次，是八個月後的冬天，遠近的山頭還積着皚皚的白雪。消息一傳到平靜的井屹塔村，土窯裏，小屋裏，馬上掀起一陣很大的騷動，人們躁急地呼喚着孩子，忙亂地收拾着財物和用具，最後，他們趕着驢馬，重又踏上亡命的途程。

村民們都邁過山頭，向萬山叢中爬進，只有三十一二人轉入了離村莊只半里路光景的小溝。

這是一個少人知道的地方：沒有路，沒有人的痕跡，三面都是高山，只有一面是一條玲瓏曲折的山徑，可以通大路的。但是這只是荒僻的山徑。在山溝的南面，有一塊土坡，坡的頂點連着一塊一丈來高的陡峭的土壁，這裏，用不着誇張，土壁的的確確是壁一樣峭立，若不憑一把梯子一根麻繩，誰也不能爬上。上了土壁，眼前便又展開了一條狹小陡斜的山徑，起碼總有三四丈高，滑碌碌的，沒有抓攀的地方，也沒有站得住的所在，若你一定要爬上，非小心翼翼的手腳着地，便有滑落的危險。兩旁的山壁緊緊的夾成一條「一線天」。若審口滾落一塊土地，山坑裏馬上發出「骨碌骨碌」的巨響，像大石崩落似的會使人害怕，審洞是躲隱在山壁的兩旁，又有山壁突出的部分掩藏着。因此從審口可以望盡下面的山坑，可是，從山坑，或從土壁下面向上望，却沒法看得見審口。這樣奇怪的地方，誰會懷疑牠呢？然而，敵人終於知道了。

據說第一次敵人佔領吉縣時，曾搶去幾十萬元的煙土，發了大財。這當然還未能使日寇滿足。這班傢伙本來就是以偷竊爲業，無惡不作的，平日與居民結下了很多冤仇。這次捲土重來，他們一面爲了報復，一面夢想發財，——這正是慘劇的禍根。

村民們眼見敵人進了吉縣城，於是他們也就開始佈置了：老年和孩子留在窩裏看家，年青夥子出去放哨，於是，天一亮，他們就憑着一把梯子從土壁上溜下去，爬上山頭，分別瞭望着兩條來路。不料，在吹着大北風的一天——一月一日，有漢奸日寇八九人，避開了放哨人的視線，悄悄從山溝裏爬進來。憑着那把梯子敵人沒有阻擋地爬上了土窩。留在窩裏的老年人和孩子們，自然沒有抵抗的力量，只眼巴巴地看着這般強盜肆意搜索，眼巴巴地看着日寇搶去了七百多塊錢，十幾兩烟土和幾張被窩……

遭了這場意外的巨劫，使他們大大的警惕起來，首先把土壁上的梯子搬走，使敵人不能爬上，第二，他們在窩口堆起了一堆土塊，準備對付，這時，他們腦子裏雖然會鮮明地映出了一些敵人刺殺中國老百姓的影子，可是，兩邊是大路，再也不能逃去了。……

果然，苦戰在第二天開始了。敵人十餘人，一登土坡就得意揚揚的往上爬。居民們呢？後來據一個逃出來的孩子說，他們早就伏在窗口緊緊的盯着山坑，等敵人爬上了土壁，正艱難地像烏賊似的爬進的時候，他們就抓起一塊土塊，對準最前面的一個使勁一扔，應着土塊的碎裂，山徑裏立即騷亂起來；原來，土塊正打到最前面一個傢伙的頭上，頭破碎了，於是人像石頭一樣直滾下去，爬在後面的幾個「傢伙」，也像石頭一樣被壓着滾下去。當這些「傢伙」由土壁滾落土坡的時候，土坡上馬上發出蓬蓬的像巨石着地的巨響，和揚起一股濃重的泥塵……

敵人不會就此罷手的，於是用步槍猛烈向上射擊，然而藏在暗處的窩口是看不見的，村民們仍然可以伏在窩口，抓着巨大的土塊，在等候野獸的來臨。敵人經過二三次的爬進，都失敗了，最後，才悻悻的退走。

後來據說：這次敵人是給打死了兩個，受傷的四五個，自然，見人就殺的「野獸」會用更大的力量

來吞噬人類的；果然，第四日，敵人增加到五六十個了。一擁進山溝，就大聲吆喝，猛烈作盲目射擊。村民們見來勢洶洶，就拿土塊、煤屑、瓦碗、水缸、油瓶拚命抵抗。敵人雖然接二連三地爬進，可是不能爬上……

一直劇戰了三三個鐘頭，窖裏的土塊漸漸少了，後來一個被刺了四刀而未死的孩子說：『那時候，我在窖裏着急了，只好拿菜刀拚命在窖壁上亂砍，把砍落的土塊，搬出窖口，又繼續打下去……』

這樣，由上午八時一直苦戰到下午六時，敵人終於達到了窖口，敵人怎樣到達了窖口的，這裏却有三種傳說；一是窖裏的土塊、煤屑、瓦碗、水缸都扔光了，失了最低限度的抵抗力量；一是敵人搭了木梯，以步槍掩護爬進；一是由窖頂的山頭，用麻繩把敵人吊落，被吊落的敵人在空際就不斷向窖口射擊，使村民不敢出來抵抗，後一說是最有可能，因為事後發現了許多坐裏朝外，由上向下射擊的彈痕。

總之，敵人是到達了窖口。隨着幾聲槍聲之後，一張猙獰的臉孔，立即出現在窖門。白德祿首先中彈倒在血泊裏死了。這當兒，幾張猙獰的臉孔又陸續竄進，五六張尖利的刺刀，耀着寒森森的白光，正在找尋『刺』的對象。可是，窖深而黑，且有三個橫窖，不容易辨認裏面的東西，這羣手無寸鐵的可憐的同胞，都縮做一團的蜷伏在黑暗裏，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然而無情的刺刀終於迫近了他們的胸膛，他們雖然悽慘地睜大了恐怖的眼睛，抖着身子，可是殘酷的『野獸』反而猙獰笑了，他們因為都是『獸』，沒有人類的感情，更沒有人類所應有的『愛』。這時，他們的胸脯已清楚的映進了野獸的眼前，於是，使勁地一刺刀，就刺進了血肉的胸膛，刺進了血肉的腦袋，一刹那間，二十八個善良的人類，就作了野獸們利那間的遊戲，……他們都倒在血泊裏……

三十二個人只剩下四個了，可是聰明的讀者，你們不要以為這是日寇的寬恕，『野獸』見人就噬的

，從不會輕輕放過了一個人。據說在橫霧中的暗角落裏蜷伏着兩個五歲的女娃，敵人槍殺白德祿時，她們就緊緊伏在母親的背脊後不敢動彈了，當大屠殺開始了，幾具死屍馬上倒壓着她們，同時被嚇暈了，所以敵人無從發覺。另外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給敵人一連刺了四刀，二刀着頭，二刀着胸，雖然鮮血流了一頭一臉，然而，他沒有死。還有一個三十歲左右的中年莊稼漢，是第二天就離開了窖洞下山去的。上面這三條小生命，都是他在當夜悄悄地抱出來的。

還有三位青年婦女死得最慘。後來當我親臨其境而經過一條下臨萬丈深溝的小路時，一個村民指着一堆淡淡的血跡說：「那三位婦女就是在這裏被推落在山溝的！」血，是灑在臨崖的邊沿，也許刺刀剛進胸口，她們還未吐出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敵人就把她們推落深溝了。她們的屍體都在深溝裏，下身裸露着，胸口還凝着鮮紅的血漿。她們的臉色蒼白得可怕，血液停止了奔流，可是，她們中一位還緊緊地咬着一束頭髮，另一位高高的舉起一隻拳頭……

啊！拳頭，井屹塔的血會把她漸漸滋養成一個鐵拳，一個毀滅「野獸」的鐵拳呵！

四 在死神底黑影下

曹 白

做糾察隊員的四〇三號難民急急地走來向前報告：「樓下有個女人發痧哩」。我立刻跟了他走，因為這是非常的病，要傳染的，而且現在正盛行，我要去看看她病得到底怎樣了。

即使是在白天罷，這戲院子也是黃黑的，兩盞幽幽的電燈，照着這墨黑的一羣，我跟着忠實的糾察隊員走，旁邊有一個老婦在哭泣，我不睬她——而停止在生着虎列拉的所謂發痧的女人的跟前了。

我彎下身去，摸了一摸她的額骨，冰冷，再捏一捏她的手心，也冰冷。她閉着她的凹陷的眼睛，呻吟着，吃力地掀動着鼻翼；但她一隻手却護定了她自己的一最小的孩子，還有兩個大的孩子在偎着她。恐怕就是這三個孩子也曉得他們的媽媽的病是如何的沉重了，不然，三張小臉上何以會掛滿了淚的呢！我苦惱地直起身子來想：「醫生要隔兩天來一次，這該怎樣辦」？

但「一想」是要有閒暇的，而這女人的病是到了這個地步。不許可我再作有閒的空想了。我即刻離開這墨黑的人羣，奔上樓去打電話——叫我們的上司去想法：

「噲噲，我們是××收容所，我們這裏一個難民快死了！——怎麼？還要等一等嗎？死了怎樣辦呢？——你說她不會死，請你來看看，噲噲，無論如何請設法：她生的虎列拉呀，要傳染哩！而且她已經渾身冰冷了！——是的是的，渾身冰冷了，只剩了一口氣；快死了！」

說完，我惱怒地將聽筒向電話機上一擡，掛斷了。電話機由此而發出「吝」的一聲響，清澈地散在這枯燥的屋子裏。